

叙和平进程再现曙光

□ 钮 松

就在叙利亚政府军解放阿勒颇后不久,联合国安理会15个理事国于19日罕见地一致通过了有关阿勒颇问题的2328号决议,这使得乌云密布的叙利亚和平进程再度闪现一丝曙光。

从该决议的具体内容来看,首先,在平民自愿撤离方面,要求冲突各方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联合国人道主义紧急援助指导原则,努力疏散平民和战斗人员,特别是允许在阿勒颇东区生活的平民自主选择其命运,其核心便是自愿原则:对于自愿撤离的平民,应确保其疏散至其选择的最终目的地;对于自愿留守的平民,也应予以保护。其次,在人道主义援助方面,要求冲突各方确保联合国及相关机构对叙利亚全境实施人道主义援助,尤其是急迫的医疗援助,对医务和人道主义人员、交通运输工具及设备、医院及医疗设施提供保护。最后,在国际监督观察方面,请联合国及相关机构对叙利亚当前的局势进行充分、中立的监督

及直接观察,冲突各方确保联合国派出的观察员能够在叙利亚境内安全、立即、不受阻碍地通行。

该决议目前还未完全落实,实际效果尚难进行有效评估,但该决议能够适时形成并及时获得通过,还是反映了国际社会力促叙利亚尽早实现停火的恳切心态。从协议内容看,至少有两方面的意义:首先是叙利亚和平进程的主导权,从美俄两大国的“独断”开始向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的“共举”过渡。自2011年初“阿拉伯之春”席卷叙利亚并很快演变为全面内战,再加上“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攻城略地并“定都”拉卡,近六年的混战使得叙利亚满目疮痍,其战与和之间充斥着美俄两大国既斗争又合作的阴影。但阿勒颇一役之后,叙利亚局势似乎又回到了原点,美俄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大国“独断”从实践到合法性都备受质疑,联合国作为“最大公约数”出场便顺理成章。

其次是叙利亚从冲突各方的惨烈对抗逐步迈向有限妥协。在受到中东剧变波及的国家中,战争与冲突持续时间最长、杀戮最为惨烈的便是叙利亚,叙利亚当局与反对派之间“保权”与“夺权”的“零和”战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厮杀,针对平民的血腥暴力活动层出不穷。该决议力促反对派战斗人员及其平民家眷或支持者在叙利亚政府军攻克阿勒颇之后得以“全身而退”,事实上表明了叙利亚内战前景从“零和”博弈向“非零和”博弈的过渡,叙利亚政府同反对派之间未来达成妥协的可能性也逐渐增大。

叙利亚近六年的内战已经证明,单纯依靠暴力和外部势力的干涉,叙利亚的和平不仅没有实现,还造成了数十万平民的伤亡和巨大的经济损失,唯有重新回到谈判桌前,通过政治对话和协商,实现和平才是正确道路。

(作者单位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德国难民政策陷入怪圈

□ 汪 道

20日发生的德国柏林圣诞集市卡车袭击事件,目前已造成1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给饱受难民潮涌入煎熬的德国甚至欧洲蒙上阴影,令人心有余悸。据悉,柏林当局早先逮捕的巴基斯坦籍难民并非真凶,后因证据不足释放,真凶目前仍在逃。虽然德国官方尚未确认其为“恐袭事件”,但该事件为极右翼政党批评默克尔的难民政策留下又一口实:去年1月的科隆新年狂欢事件,出现了大量的难性质骚扰问题。今年7月22日,慕尼黑啤酒节持枪袭击事件致10人丧生,另有21人受伤。当月,巴伐利亚州一名男子在一列火车上持斧头和刀砍人,造成20多人受伤。从这些暴力事件背后,我们或许能透视德国难民政策之一二。

首先,德国难民政策已成为右翼势力攻击默克尔的工具。自去年以来,德国接纳的难民人数超过100万,默克尔的难民政策也经历了“敞开大门”到“调整认错”的过程。基于人道主义精神的

接纳政策不仅受到欧洲他国领导人和民众诟病,更是被极右势力当作反面教材进行宣传,称难民政策才是公共治安变差的原因,结果默克尔所属的党派基督教民主联盟在地方选举中多地失利。谋求连任的压力使得默克尔于9月承认难民政策存在许多“错误”,对难民政策进行了调整,使得其支持率得到回升。然而,已入境的难民如何管理又是一大难题,此次柏林事件,正是给右翼势力以口实,批评默克尔的难民管理方法存在问题。

其次,难民问题难以“国际化”。难民问题目前想在欧洲达成统一意见恐怕十分艰难。德国的构想是在吸纳难民后,在欧洲层面进行再分配,但应者寥寥,德国难民政策的国际化仍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因此,德国吸纳的难民,也难以在短期内被“消化”。

再次,柏林事件仿佛使得德国的难民政策陷入怪圈:收紧导致难民及有意

向前往德国的难民不满,易被极端势力利用;而放松则让反对派和民众不满,使已有的难民问题持续发酵。同时,柏林事件发生于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遭枪击身亡、瑞士苏黎世清真寺枪击事件之际,这些事件可能引发民众对难民政策的恐慌,从而选择支持保守派的政策。

最后,欧洲移民政策的问题,最终要回归到经济发展的核心要义上来。德国试图通过引进高素质的难民来弥补低生育率的问题,但对穆斯林人口的突然增加却准备不足。放眼整个欧洲,欧债危机及其遗留问题并未得到妥善处理,经济发展预期不足,收入增长乏力、失业率偏高等问题都在困扰民众,连续性暴力袭击事件的发生又加剧着普通民众对外来人口的担忧,如何真正解决这些问题,找到真正的经济增长点,释放人口压力,才是解决难民问题的核心要义。

(作者单位为复旦大学亚太区域合作与治理研究中心)

特朗普政权“军事化”引担忧

□ 宋忠平

近日,英国《金融时报》刊载了一篇文章,文指出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任用多名退役将领担任国防部等政府关键部门首脑,可能会使的军队变得更加政治化,政策变得更加军事化。

在特朗普的新政府团队中,重要的国防和安全部门首脑职位都由持鹰派立场的退役将领担当。在特朗普的提名名单中,退役上将马蒂斯将担任国防部长,退役上将凯利将担任国土安全部长,前国防情报局长弗林将出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出身陆军的庞贝将执掌中央情报局。除此之外,特朗普还曾考虑由因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以及丑闻而名声在外的彼得雷乌斯将军出

任国务卿一职。

这样的人事安排引起了美国国内很多有识之士的担忧。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前主席马伦就直言不讳地告诉媒体,他担心特朗普政府军事化。他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在奥巴马总统任期内,一些军队高级将领就试图挑战总统在国防安全和军事领域的决策权,通过政治言论和先发制人的行动来造成既成事实,逼迫白宫事后承认。

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和军事团队的“军事化”将有可能带来一些风险。首先,特朗普任用这些军方人物管理国家安全事务,管控军队,就是因为他自己对安全和军事事务没有经验,需要这几位军方人物的帮助。但这也有可能造成特朗普

被“架空”,安全和军事决策全部出自这几名军方人物之手,总统对安全和军事的决策力将受到影响。

其次,这几位军方人物都是持鹰派强硬思想的军人,随着新政府上台,他们的强硬立场将更易渗入美国政府的决策之中,强硬恐怕会成为将来美国安全、军事和外交政策的主调,特朗普政府可能会采取更多的冒险政策。

最后,这几名军方人物在军队中的关系深厚,对军队的影响很大。他们就职后,对军队的控制将大为加强。同时,军队对于国家安全和军事政策的看法也将更加容易地上传到政府决策层面,军队干政的情况也可能会进一步增多。

(作者单位为凤凰卫视)

19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加了纪念日本加入联合国60周年纪念活动,在活动期间发表的致辞中,安倍称“安理会改革是当务之急”,并再次表达了力争使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意愿。

日本冀望通过联合国改革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种愿望是正常的,可以理解。不过,即使增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联合国改革方案获得通过,一个国家能否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还是要取决于其自身的努力以及国际社会的认可。而从日本近年来的表现看,日本做的远远不够。

三问日本“争常”

□ 黄 刚

首先,安倍领导下的日本政府无视战争责任、歪曲历史认知,罔顾道义担当。联合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大成果。任何有意在联合国安理会发挥更大作用的国家,都应首先尊重和承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成果。试问一个不愿真诚反思历史、罔顾道义担当、挑战公理正义的国家有资格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吗?

其次,日本“恃财傲物”,缺乏大国气度。日本经常在国际舞台上兜售“私货”,而借安理会谋取一国私利,也是日本争取“入常”的重要考虑。

7月,刚刚履新的日本常驻联合国代表别所浩郎曾在联合国总部的记者会上称,日本对南海问题表示“强烈关切”,如有安理会成员国提议,日本作为7月份的轮值主席国,有意将南海问题列入安理会讨论议题。这种行为,不仅损害了联合国安理会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更让人怀疑日本积极争取成为非常任理事国、常任理事国目的何在。

而作为联合国会费缴纳“大户”,日本屡屡以会费为筹码提出政治诉求。2015年10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将中国申报的《南京大屠杀档案》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后,日本政府就公然威胁要停止或减少向该组织提供经费。尽管日本一再表示要在联合国中发挥“领导作用”,但以经费问题威胁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的正常工作,何来的大国气度?更何谈所谓的“领导作用”?

第三,安倍政府上台后的倒行逆施,严重损害日本的国际形象。近几年,安倍政府通过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扩大军备支出和强化日美同盟等一系列措施,对日本的安保政策和防卫体制做出了重大调整。特别是安倍政府不顾日本国内舆论和大多数民意的反对,强行出台了旨在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新安保法,使日本彻底改变了战后一直坚守的“专守防卫”的基本国策。

众所周知,由于历史原因,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的政策动向一直受到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安倍政府的种种倒行逆施,让日本的亚洲邻国不放心,让国际社会不安心,严重损害了日本的国际形象。一个加剧周边邻国疑虑、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国家岂能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

这段时间以来,安倍晋三在国际社会上如跳梁小丑般喧哗鼓噪、博取眼球,屡屡做出不符合日本实力和地位,不符合现实情况的外交举措,如在普京访日的筹备期间,日本方面的种种令人贻笑大方的行为,而“争常”也是安倍一出重要“戏码”。但日本现在最应该做的是认真倾听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正义呼声,担负起道义的重任,在深刻反省历史的基础上,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否则“入常”对于日本来说将永远是一个梦想。

(作者单位为上海日本研究交流中心)